

当一本书“走”进所有课堂

□ 涂金花

“老师,我找到了!”小全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,眼里闪着光,“菌儿不是坏蛋,它们是自然的清洁工。”平时连回答问题都脸红的孩子,此刻正指着平板屏幕上的AI对话记录——在那里,“启阅小助手”南南刚刚引导他重读了《灰尘的旅行》第十二章。3分钟前他还在抱怨“细菌真讨厌”,3分钟后他兴奋地向全班分享自己的新发现:“原来我们离不开它们。”

那一刻,我站在教室门口,心里涌起一阵暖流。教书近30年,我陪伴过许多孩子与书为友,也常常思考:如何能让阅读不只停留在表面,更能触动思考、激发真正的理解?眼前小全眼中闪烁的光芒,那份由内而外的领悟与喜悦,给了我一个生动而珍贵的答案。带来这个转变的不仅是一本书,更有学校系统构建的“1+N”全学科阅读体系,以及那个24小时在线的“启阅小助手”南南。

当一本书开始“全科旅行”。这一切始于我们班的共读活动——让学生读一读《灰尘的旅行》。作为语文教师,我原本只想拓宽孩子的阅读面,没想到这本书很快开始了它的“全科旅行”。

科学教师发信息给我:“涂老师,你们班的孩子居然和我讨论起细菌分类了。”接着,数学教师兴奋地分享:“今天我讲指数增长,孩子立刻联想到了细菌繁殖。”最有趣的是美术教师,她带来了一幅画作——孩子笔下的细菌,有的穿着工装正在“工作”,有的戴着厨师帽在“做饭”。

起初,我们只是相互分享这些有趣的“教学意外”。但随着这样的“意外”越来越多,我们意识到:或许不只是巧合,而是一种值得留意的学习信号。

于是,一次课间的闲聊正式升级为一场跨学科的教学研讨——我们开始了一场从未有过的协作:如何让阅读真正“流动”在学科之间?如何把孩子自发的联想转化为有深度的学习?如何让10%的跨学科学习落到实处?

一本书的旅行,就这样从“偶然”走向了“必然”。

AI成为最耐心的“阅读导师”。真正让这次阅读走向深入的,是我们学校以“技术融合”为支点系统构建的全学科阅读体系中的关键一环——“启阅小助手”。

起初,老师们都有疑虑:AI会不会代替思考?直到我们看到这样的场景:

“南南老师,细菌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敌人?”

“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请翻到《清除腐物》这一章看看,细菌在哪些情况下帮助了我们?又在哪些情况下带来了麻烦?”

“嗯……我找到了!它们可以化解废物,充实土壤内容,给植物提供原料,但有时候也会让人生病……”

“很好!现在想想,为什么同样的细菌会有这样不同的作用?环境因素会不会影响它们的行为?”

这样的对话每天在教室里或图书馆互动机前发生,“启阅小助手”从不直接给出答案,而是像一位耐心的导师,用“线索提示—文本定位—思考输出”的链条引导孩子回到书本,在字里行间寻找证据。

这个过程改变的不只是学生,还有教师。

我至今记得那个周三下午,数学教师在备课会上说:“我突然发现文学能让公式变得温暖。”而科学教师坦言:“为了回答孩子从书中提出的问题,我重新翻阅了大学时的微生物学教材。”这种转变,正是学校“专家+AI”双轮驱动模式下结出的果实。

在高校教授驻校指导下,我们构建了“全科阅读三维模型”;而在实践中,我们摸索出“AI初步架构—教师协同深研”的协作模式。不同学科教师在“1+N”活动体系的框架下,借助AI协同设计教学。原本需要数周协调的跨学科备课,现在缩短到一周内就能完成高质量方案设计。学校顺势将“整本书跨学科阅读”固化为校本课程,研发的《全学科阅读指导手册》《〈灰尘的旅行〉跨学科课程包》等已在区域推广。

《灰尘的旅行》的阅读虽已结束,但它开启的跨学科阅读模式却像一粒饱满的种子,在校园的土壤中深深扎根,向阳生长。

如今,这种融合了AI引导、学科协作、自主探究的阅读方式已在校园蔚然成风。最直观的变化,是图书馆的借阅数据——在过去一年里,学生人均借阅量同比翻了一番。

翻开《西游记》,科学教师和孩子一起在“筋斗云十万八千里”的想象中探讨速度与时空;数学教师引导他们计算取经路上的比例与里程;而在AI的对话窗里,一个孩子正在追问:“如果天庭真的存在,它应该在大气层的哪一层?”文学幻想与科学猜想在此美妙交织。

就这样,在“空间筑基、机制护航、教学创新、活动赋能、技术融合”的系统支撑下,一本本经典如不同种类的树木,在这片名为“校园”的土壤里抽枝散叶、交错生长,最终形成一片生机勃勃、物种丰富的“书林”。

作为教师,我们何其有幸,能见证这一切的发生。最好的教育,永远发生在真诚相遇的时刻:人与书、人与人、人与技术。而学校以“1+N”全学科阅读体系探索素养育人的实践,也正从一场生动的校本实践走向更广阔的田野,为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着一种可能的答案。

(作者单位系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向南小学)



班级读书事^③

本期“班级读书事”呈现两种不同的阅读风景:在广东深圳向南小学,一本《灰尘的旅行》借助“AI导师”与跨学科协作,让孩子在科学、数学、艺术中重新发现阅读的立体与深邃;在江苏南通能达初级中学的机房,科普科幻与编程书籍为理性空间注入人文暖意,让学生在创作与漂流中体悟阅读的多元可能。

两段实践,路径不同,却指向相同的教育初心——让阅读真正“活”在学生的成长中。

机房里的一抹书香

□ 龚春美

在许多人眼里,初中信息科技机房教室里只是一排排冷冰冰的电脑及相关配套设备,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运用科技设备学习各种技术知识,似乎与方方正正的书籍扯不上关系。机房何来书籍?孩子又能与书籍产生哪些联系?

科技教育常被视为理性甚至冰冷的领域,正因如此,我们更需要用温暖的文字滋养学生心灵,让他们在掌握“技”的同时也能获得“科”背后的精神养分。信息科技学科通常缺乏传统考试来检验学习成果,那么如何让学生在这样这样的学习中获得成长与成就感呢?参与科技类赛事活动,正是一条有效的途径。教师通过关注赛事,挑选可操作、易实现的项目推荐给学,能够直观地见证他们的进步,这已成为信息科技教师以赛促教、实现师生共同成长的重要方式。

在这样的探索中我们逐渐认识到,能够融合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的项目往往更能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 and 创作潜能。尤其是一些以科学家故事、科学精神传承为主题的赛事或活动,不仅贴近学生的认知与情感,也为他们运用所学技能进行表达与创新提供了真实而有意义的载体。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,我们遇到了江苏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组织的“云科创——礼赞科学家,追梦好少年”活动。通过阅读书籍《从放牛娃到院士》《我的南大,我的磁》,学生认识了赵淳生和都有为

两位科学家。在阅读科学家故事的过程中,学生用3D动画、Python编程、思维导图、读后感等形式进行创作,以此礼赞和弘扬科学家精神。

未来的世界会是怎样的?随着人工智能迅猛发展,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将会发生巨大变化,在人与机器共生的世界里,又会呈现怎样的画面?那些爱思考、充满想象力的人们首当其冲开始畅想这些话题。于是,我们组织学生撰写科普科幻类小说。这些小说在上海市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等单位主办的“以元宇宙未来”科幻作者选拔招募活动、江苏省青少年科普科幻创作活动中被评为一、二等奖。在学生参与活动的过程中我们发现,他们对科普科幻书籍的热爱不限于个别,而是大部分如此。于是,我们组织学生开展科普科幻类书籍借阅项目,在机房设立书籍专柜,面向该机房使用的所有班级学生开放,如刘慈欣的《三体》、阿瑟·克拉克的《遥远的地球之歌》、威廉·吉布森的《神经漫游者》等。教师负责搭建借阅平台,并提供科普科幻小说的参赛与发表渠道。学生通过阅读科普科幻书籍与撰写科幻小说,了解前沿技术、畅想未来科技,既拓展了阅读视野,又培养了学科素养,提升了写作水平。

青少年时期是阅读趣味和精神品位形成的关键期。在这个关键期,懂得阅读的方法很重要。此前,罗振宇撰写的《阅读

的方法》在我任教的班级中漂流,学生接力阅读这本书并撰写读书心得。在这一过程中,许多学生反馈他们是第一次系统了解到阅读并非只有“从头到尾”的一种方式,跳读、精读、代入阅读等多种方法为他们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,使阅读从“任务”渐渐变为一种主动的探索。有学生在心得中写道:“原来阅读也可以像旅行,不必执着于路线,重要的是沿途的风景和心中的触动。”通过分享和传阅彼此的心得,他们不仅加深了对书籍内容的理解,也在交流中感受到思想碰撞的乐趣,悄然孕育一种基于共同阅读的默契与联结。

此外,我们还引入了《编程江湖》一书,同样以漂流的形式在班级中传阅。每个学生在读完后写下心得并反馈给书籍作者。教师在此过程中搭建起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互动桥梁,使他们在知识吸收与心得回味的交流中增进情感联结。

如今,机房书架上的图书类别已逐步扩展至科普科幻、信息科技、学习方法等多个领域。在硬邦邦的桌椅和冷冰冰的电子设备环境下,我们悄然增添了文字中的柔情与书香,融入了科技探索背后的科学家精神传承,拓展了对未知世界的想象,丰富了除了动手操作之外的“读、写、讲”学习方式,也打开了与作者建立情感联结的通道。

(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南通市能达初级中学)

么?如何评价?何时何地进行评价?谁来参与评价等)所做的探索,会在很大程度上支持学生的真实需求,实现“教学评一体”的最大效能,创造一个帮助个人发挥潜能的环境。而那些不会将“问题”变“课题”的困局也将迎刃而解。比如,面临“高阶思维培养”的困难,约翰·哈蒂的“可见的学习”、迈克尔·沙耶尔和菲利普·阿迪的“认知加速”、杰罗姆·布鲁纳的“发现学习”等理论模型,既是解决问题的路径,也是牵引学术研究的航标。

《简明学习理论》一书为一线教师提供了三大专业工具:“理论解码器”破解实践落地之困,“系统脚手架”化解专业进阶之难,“研究透视镜”攻克发展突破之艰。由此,系统铺设了一条从“经验型教书匠”向“反思性实践者”乃至“创生型研究者”跃迁的成长路径。其根本旨归在于赋能教师以理论洞察学习本质,以系统思维优化育人实践,以研究意识凝练教学智慧,从而在平凡的课堂中科学践行立德树人的伟大事业。

(作者单位系湖南省长沙市湘江新区明德麓谷学校)

书人书话

“耕读传家久,诗书继世长”,阅读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,不仅照亮心灵,更为孩子的成长之路指引方向。在推动教育公平、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的今天,尤其是在“双减”政策背景下,儿童阅读更显其深远意义。作为一名文学创作者与阅读推广者,我深切体会到文字的力量能够抵达的远方——它不仅印在书页之间,更在孩子与书相遇的刹那,绽放出改变生命的光芒。

我曾走进一所乡村小学,为孩子朗读我写过的故事。活动结束后,一个小姑娘悄悄拉住我的衣角,递来一张纸条,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:“老师,您能送我一本书吗?我想知道怎样才能写出一个好故事。”那一刻,我仿佛看见一颗文学的种子正悄悄发芽。两年后,我收到了她的信,里面附着她获得作文比赛一等奖的作品——那是一个关于田野与星空的美丽故事。如今,她已从沉默寡言变得自信开朗,兴奋地告诉我:“我将来要当作家!”

这样的转变让我深信,每个孩子心里都住着一个会讲故事的人。

而另一个留守儿童的故事,则让我看到书籍如何赋予孩子对抗逆境的光亮。她通过阅读《海伦·凯勒自传》找到了勇气,在读书笔记中写道:“海伦看不见光,却活成了光。我也要像她一样,不管多难都不放弃希望。”这些孩子让我深刻体会到,一本适逢其时的好书就是一把神奇的钥匙。它不仅是看向世界的窗口,更是在困境中凝聚精神力量、奠基人生梦想的基石。

从那个因《平凡的世界》而挺起胸膛的男孩,到在海伦·凯勒自传中找到光亮的女孩,他们的转变让我坚信:一本优秀的童书就是一把神奇的钥匙。它既能打开通往想象世界的大门,也能轻轻叩开孩子紧闭的心扉。《夏洛的网》教会孩子理解友谊与牺牲,《小王子》让他们读懂爱与责任,《安徒生童话》在纯净的心灵土壤里埋下真善美的种子。这些经典之所以历久弥新,不只因为被列入书单,更因为它们真正走进了孩子的生命,蕴含着跨越时空的力量。

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益完善,为乡村孩子的阅读梦想提供了坚实的土壤。我的家乡山东诸城,仍然延续着“至今东鲁遗风在,十万人家尽读书”的浓厚风气。这里已建成以市图书馆为总馆,17个镇街区图书馆,16个学校图书馆为分馆,237个社区图书室、7个城市书房等为服务点的总分馆制“一卡通”体系。截至目前,全市总分馆藏书总量达336万册,电子资源60万余册;农家书屋中藏书5000册以上的有55个,超万册的有12个;“一卡通”持证读者17万人,共建图书流动站35个。这正是我国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一个生动缩影。这种模式有效打破了资源壁垒,让知识的活水跨越城乡滋润每一个渴望成长的心灵,为促进教育公平提供了有力支撑。

这些自上而下的体系建设,为我们自下而上的阅读推广工作提供了广阔的舞台。当个体的努力与国家的投入同频共振,乡村儿童的阅读梦想便有了最坚实的依托。在此背景下,我们这些创作者与推广者便是网络中最活跃的节点,将体系的优势转化为直接触达孩子的温度。近年来,随着社会对乡村教育重视程度的提高,阅读推广活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“班级图书角”“书香校园”“师生共读”等项目,正一点点改善乡村阅读环境。越来越多的作家同行积极投身儿童阅读推广,与孩子真诚交流。每当看见孩子因一个故事眼眸发亮,为一个人物热烈讨论,我便恍然忆起自己最初爱上写作的缘由——不过是想借文字的温度触抚另一个灵魂。

当然,我们也面临诸多挑战:如何创作出真正贴近当代儿童生活的作品?如何让优质童书跨越商业与流量的屏障,抵达每一个需要的孩子手中?乡镇图书馆的资源配置、图书更新、阅读推广等问题,也亟待更系统、更持续的投入与探索。这需要创作者、出版人、教育者携手努力,共同构建更健康的儿童文学生态,积极响应国家推进全民阅读、建设书香中国的战略部署。

我相信,每一本好书都是一盏灯。它或许无法照亮整片天空,却足以点亮一个孩子的眼睛。而我们有幸成为点灯的人,以文字陪伴他们走过成长的悠悠路途。所以,让我们继续书写吧,继续为每一个可能的童年点亮灯火。

(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)

与你共读

破解教师专业成长核心三痛

□ 陈阳

入《老鼠颂》一诗,从不同层级出发提出了“你知道老鼠的大小吗”(知识层级)、“你为什么认为老鼠在畏缩”(理解层级)等六个问题。不仅让人深入理解了认知理论从知识、理解、应用、分析、综合到创造的六个层级,且给予了六层级的阶梯式问题设计指导。

本书直面教育中理论与实践的长期脱节,实现了“对话世界教育思想家,拆掉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高墙”。

从“碎片摸索”到“系统进阶”,构建教学实践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支架。当教师致力于推进课堂变革时,有时会陷入“虚假”的泥沼:活动热闹却思维浅层、学生进步无据可循等。例如,精心设计的项目式学习,初期师生热情澎湃,却因评价体系不全、阶段性支撑不足、反思优化缺失而慢慢降温,最终滑回教师主导的讲授模

式,其根源在于教师的实践探索缺乏一套科学的全流程理论指导。而本书提供了贯穿课程规划、教学计划、教学实施、评估反馈的“理论骨架”,使教师能够像工程师般精准调控教学的全过程,实现教育实践的科学生代与专业进化。

例如,本书的“课程规划”章节充分考虑了影响课程设计的多种因素,提供了课程作为产品或作为过程的模型以及课程的三种专业形式。不管是拉尔夫·泰勒提出的目标、内容、教学方法和评估的理性目标课程开发,还是杰罗姆·布鲁纳基于“发现学习”理论、不断构建“结构化知识”的螺旋式课程开发,抑或隐性课程、弹性课程等,启发性都很强。

从“经验无痕”到“研究创生”,推动内隐智慧向系统科研的转化。许多资深教师虽积累了大量教学智慧,

却常常陷于“经验黑箱”漩涡:说课只能描述教学流程,无法阐明学理依据;评课停留于“学生互动积极”“环节设计新颖”等表象赞美,难触及认知规律本质;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不自知,只会用经验惯用操作,或者知道有经验却无法显性化,更无法将面临的日常困惑有效转变为可研究的课题,其核心症结在于缺乏将现象解谈、经验萃取与问题析出等锚定在学理基座上的能力。

而本书赋予教师一双“研究的眼晴”,帮助其凿穿缄默壁垒、释放学术势能。阅读后,教师能敏锐洞察日常言论的学理根基,如“重指导”的基础是行为主义学习理论;“重信息处理”的思想来源于神经科学;“重引导”是人文主义所倡导的。在特别强调“教学评一体”的当今,乔纳森·图蒙斯对于如何有效评价课程的实施(评价什